

# 前言

近數十年來，醫學工程日新月異，新的醫療設備與檢驗方法不斷推陳出新，不但讓臨床醫學在診斷理論上有所創新進步，也使現代醫學的診斷更具體、更數據化，西方醫學將此作為臨床診斷的主流，甚至中醫界也漸漸接受，相互參合。這原本是值得高興的事，畢竟救人的方法，無分中西，越多、越明確、越有效越好。

然而長此以往，一件令人憂心的事出現了，那就是醫師們開始依賴機器或檢驗報告的數據，而忽略了由眼睛看到的、耳朵聽到的、手觸摸到的、鼻子聞到的……等等，由病人身體自然呈現出來的訊號。更甚者，只依據科學檢驗報告的數據，無須躬親臨診，就能處方開藥；或者在數據與臨床症狀明顯衝突下，沒有經過審慎評估，便貿然捨症狀從數據來進行醫療。診斷思維如此的僵化，反而忽略了「人」是一個有生命、動態、整體連動的機體，若不能從「宏觀」的角度看待生理或疾病上的變化，即無法洞悉隱藏在深層的病因，更遑論施以根本的治療了。

所以常常有病患來診，表示哪裡不舒服、哪裡痛，但經西醫檢查卻沒病，只診斷為精神壓力太大，要多休息，或處方以肌肉鬆弛劑、鎮靜劑來緩解症狀；事實上，若以傳統自然診斷法的角度來審視這些不適的症狀，我們可以發現這些症狀也許肇因於失眠，或者是肝病的前兆，甚至是某種癌症先期的表徵。若能注意這些細微的徵兆，則能發現病機於未然，相信對病人而言是莫大的幫助。曾經有一位病人前來就診，主訴是腸胃不適、腹痛，切脈時看到其手掌大小魚際兩側出現明顯的紅紫瘀點，即俗稱之「肝掌」，再分析其他症狀，斷定應屬肝病，故從肝論治，並囑其到醫院做肝功能檢查。果不其然，診斷出為猛爆性肝炎，此例即因能掌握機先提早治療，而避免了一件憾事的發生，該病人於一個月內恢復正常。

其實在西醫未傳入的時代，醫者對於疾病的診斷，全賴與病人之間感官的互動，或利用簡單的工具，從病人的形質、動態，以及呈現在外的徵兆等，以望、聞、問、切四診合參，綜合判斷後，找出疾病的最根本原因，再從病因著手治療。以此種方式做出的診治，往往能夠切中要的，從根本治療，即所謂的「辨證求因，審因論治」。這種診斷法由於無須使用複雜的工具，全憑對自然表徵的觀察與體驗，即能對疾病的病因、病機、病位得到明確的瞭解，因此我們稱之為「自然診斷法」。

「自然診斷法」與西醫借助儀器或檢驗技術而診斷疾病的方法，並無衝突之處，且可相互印證，相輔相成，甚至達到互補的效果。比方說，臨床上有些無法從儀器或檢驗數據中找到原因的症狀，在自然診斷法的觀點來看，卻具有診斷上的相當意義。只是老祖宗的這項智慧，需要一定程度的經驗與修煉，心領神會，方能隨心所欲做出準確的診斷，在教育傳承上有相當的困難度，以致不易推廣速成。相較於數據明確的現代醫學診斷來說，在學習上，這是一條崎嶇難行的路。

著眼於現下科學昌明，有太多的人力、經費，投注於醫學工程的研發，不斷提升，卻鮮少有資源投入於傳統醫療智慧的傳承與發揚。先民從生活經驗中點滴累積的智慧，得之不易，若因為學習不易，或無法用現階段的科學來闡述，就把它視為畏途而不加以重視，任它灰飛煙滅，殊為可惜。畢竟我們常常發現，過去很多老祖宗的智慧被視為不科學，然而經過時間考驗，最後往往被認為是最具有價值的。科學以外的學問還有很多很多，而它們也確實存在，只是暫時無法用目前所謂科學角度來解釋罷了。

「黃庭醫相學」繼承中醫傳統理論、道家黃庭修煉法及相學預測法，在臨床應用上，其正確率相當高，也常能治病防病於先著。只是這項診治法需要相當程度的經驗與修煉，方能做出準確的診斷，因此在教育傳承上難度相當高，不易推廣速成。但是身為一個中醫師，我們希望盡自己一點點的力量，投入於傳統智慧的探索與保存，也希望有更多的同道加入，讓先賢努力的成果，不至於在我們這一代流失。